

從多元文化處境中的神學實踐來思考長老教會語言 之使用

伊布·坎普丹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研究生

壹、前言

「多元文化」在實存的世界中應該不是個新的名詞；上帝豐富的創造本來就是各式各樣、多元的世界。但是現代人所謂的「多元文化」多半是由 1960 年代以來的「全球化」之現象；意指世人的生活形式因著全球化的許多面向之影響而使人性生活產生了空前的轉變。而造成此現象的其中一個面向就是文化的改變以及各種文化之間的「跨越界限」。¹全球化使我們置身於或清楚意識到置身於不可避免地文化交流，不論是在思想、語言、生活型態等等也迫使我們做改變。基督徒面對世界的變遷該如何面對，如何接受不同文化的衝擊與調整，教會的確應提供良好的教導。由於筆者在大學期間曾有幾次參與總會大專事工下的長青團契，長青團契正如一般總會性會議使用的語言為河洛話，置身在不熟悉的河洛話空間，才感受到語言和個人的心靈有著微妙的關係。「語言創造親和力，同情心與社群感。但它也可以造成相反的結果：它能產生誤解，不和諧與敵意。」²，雖然當時筆者並不能清楚道出這之間的關係，但筆者多少已意識到語言對一個人或族群有更深層的意義。它往也呈現一種文化的處境。因此在探討教會對多元文化處境的神學實踐時，最後以教會語言之使用進一步說明。

貳、正文

一、多元文化處境的神學

¹ Robert J. Schreier, "Globalization as Cross-Cultural Dialogue," In Evans, Alice Frazer et al.,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3, 121.

² 宋泉盛，《你們來看吧》（陳文珊譯，台南：人光，2001），66。

全球化使人互動更頻繁，世界的多樣化因此揭露在眼前，因著全球化也使我們不可避免地接觸到與己相異的文化，各種不同的文化忽然湧進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打亂我們對事物的既定思考。在多元文化處境中我們應有如下之認知：

（一）多元文化處境是上帝促成的

多元不僅是對世界的現象，也是上帝意欲的世界面貌。

「上帝沒有把整個宇宙造成一個單元的東西。在祂的創造中，包

羅萬象、應有盡有。從天上的日月星辰，一直到地上的一草一木

，海底的各樣的魚類，都是『各從其類』。」³

的確，從創世記我們可明白上帝是世界多元的始作俑者，世界的多元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的意向。這意向特別在洪水事件被強調出來。在上帝以洪水淹沒大地時，仍不忘指示挪亞對生物的存留必須採取的積極行動。「所有活物，你要把每樣一對，就是一公一母，帶進方舟好和你一同保全生命。」（創 6：19），

如宋泉盛所言：「這樣，上帝創造的複式性世界被保存了。」⁴；可見上帝刻意

形成世界的多元，甚積極保持這樣的多元。同樣地，人作為上帝的創造，也在膚色、語言、文化等先天的殊異中顯明上帝對人多元的意向。因為先天無關人之選擇，只能歸於創造並攝理萬事萬物的主，且上帝的創造不會是偶然，而是有其旨意，故面對非人為的多元文化世界，我們應明白多元不是錯謬反倒是上帝的意思，我們不應反上帝的意欲，企圖消弭“多”，相反地，一方面應制止他人破壞上帝創造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應從中尋求上帝意欲世界多元的心意。

（二）多元文化豐富對上帝的認識

多元文化有益我們對世界和對上帝的認識。

「一般而言，我們感覺到事物是透過它們和異於它們的事物之間

的對照。透過我們裏面的相對性，我們認識到他者。我們感受到新事物，

並非透過和諧性而是透過矛盾性。」⁵

我們可以說，認識總在驚奇後。異者的意義不僅是又多了對一新事物的認識，它也可能幫助我們更認識自己，認識是一個雙向同時是來回的過程。有時我們

³ 宋泉盛，《認同與合一》，（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8），191。

⁴ 宋泉盛，《認同與合一》，191。

⁵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曾念粵譯，台北：雅歌，1999），177。

對自己的認識模糊不清或者自以為對自己有完全的認識，但當對立的事物出現，就會喚回我們對自己存在的感覺與意義；因此在與異者的對遇中，不僅看到對方，也同時清楚了自己的存在。莫特曼說：

「在陌生者當中，我們才理解甚麼是家鄉；在死亡面前，我們才感受到生命是僅此一回的；在衝突中，我們才知道珍重和平。我們從別人身上體會到我們真正的自我。」⁶

同理，我們對上帝的認識不脫我們所處的文化、歷史，即我們對上帝的認識受限於我們作為一個具體的人必然帶有的歷史背景，但透過別人的眼，透過別人在不同文化、不同個性等諸多他者之生命經驗到的上帝，豐富或者改正了我們對上帝的認識。耶穌常以那些教會人士眼中的異者進行教導；透過這異於一般經學教師的教導令當時的人感到驚奇。這樣驚奇的教導是因為別於他們所認知的上帝國。多元使我們這有限的人必然在對上帝的認識上受限的人，藉著不同於我們的個體，多瞥見更多上帝的面貌。Kenneth Fernando 說：

「我們應該體認到，各種不同的語言、文化和族群，事實上都能充實國人的生活，並且增添我們生活中的多樣性內涵。」⁷

（三）多元文化中的合一見證

上帝意欲多元藉此我們對上帝的認識更豐富，然上帝也要世界在這樣的多元中同歸於一，當我們提到合一時，常僅思量到教會或教派間的合一。教會宣認同一位主，因著基督成為一個肢體，若失去合一，就失去了信仰團體對神的見證。「合一本來就是教會的本質，失去了合一，教會便失去了它的本質，就不能稱為教會。」⁸教會的合一顯現基督愛的精神，失去了合一，我們也失去了教會的本質。保羅說：「雖然恩賜各有不同，然而施恩賜的聖靈只有一位，事奉的方法各有不同，然而，所事奉的是同一位主。工作的才能各有不同，然而施賜才能是同一位上帝」（林前十二:4-6），保羅這裡提到的教會合一不僅是外在的聚合而應是基督教所指向的合一，一種內在的契合。這種契合不要求肢體單一化。惟有我們有如此之看見，就能看見世界合一的正當性與可能性。合一的目的不應只是基督宗教內部的合一，同樣受造於同一位主的世界也應是我們達成合一的目標。保羅也說：「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

⁶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177。

⁷ Kenneth Fernando，〈教會的故事－斯里蘭卡國內衝突的惡化與解決過程中教會所扮演的角色〉，收在《上帝與亞洲人民的故事－族群、文化與權力的神學反省》，王憲治編，（莊嘉慶譯，台南：信福，1994），105。

⁸ 宋泉盛，《認同與合一》，196。

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弗一:10)，合一的尋求不應侷限於教會中，

「合一不是為教會，而是為基督。進一步來講，既然基督是為

世界，人類而生，而死，而復活，教會也要為世界、人類而合一。」⁹

既如此就應認真面對世界各種不同的人事物，即便是不同的宗教。紐畢真認為

「所有的人都嚮往合一，因為合一帶來和平的盼望。問題在於我們

要求按照我們的方式合一，使我們造成分裂的，正是我們為合一所推出的

對立計劃。」¹⁰

在多元文化並尋求合一時要保持自己信仰與個體的獨特性不是容易的事，但卻是我們必須去思考的事。如何同樣宣認主，我們尚在尋求，自己應謙虛的告白自己知道的只是部份，並摒除自我驕傲的心，透過對話去體驗他人與神對遇的故事來獲得對上帝豐富的認識，並有合一的見證。

二、教會中多元文化的神學實踐

多元文化的神學是信徒應有的認識，教會作為信仰教育的主要場所，更應負起此教育的責任。華德·麻庫士認為教會有三大功能：

1. 把受交託之福音完全傳給其會友知道，使其能在信仰上長進。
2. 使教會員應答上帝的話並接受基督的一切恩賜，由之可著敬拜與稱讚來表達於基督裡的新生命。
3. 領導其會員以公義與敬虔的生活來表達他信仰。¹¹

簡言之，教會在多元文化此課題，不僅應給予信仰教導，也要塑造成為信仰生活實踐的學習環境，而最終每個個體進入自己工作、家庭、社區等群體去實踐多元文化神學的信仰。

(一) 教會內也是多元文化的處境

雖則教會因著信仰有某種程度「物以類聚」的同一性。然其實卻也處於多元文化的處境。觀察耶穌呼召的對象就明白上帝的子民形成的團契必定是多元的。而初代教會「從撒馬利亞、呂大、約帕、該撒利亞，甚至到異教區之安提安等地，混雜的人口當中有成群的人們成為基督徒。在該撒利亞，彼得被勸

⁹ 宋泉盛，《認同與合一》，81。

¹⁰ 麥葛華，《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劉良淑、王瑞琦合譯，台北：校園，1999)，435。

¹¹ 華德·麻庫士，《基督教教義綱要下卷》，(台南：東南亞神學院協會，1993)，142-143。

承認上帝，也召選異邦人進入教會。」¹²也已清楚表明信仰團體最初的聚合也具多元性。而現在的教會面對的多元文化處境普遍是信徒的年齡層、職業、族群、語言、教育程度、意識形態等要素形成的。這些個體的多元若不正視可能會造成信徒彼此緊張的對立，個人與個人或群體與群體間的衝突，使教會信徒壁壘分明，就像當初猶太人基督徒與非猶太人基督徒一樣。舉例來說，近年來敬拜讚美對教會帶來的衝擊，許多年輕人享受如此的敬拜方式，可是年長者似乎難接受，造成年老者不跟著讚美或採取晚點到教會以避開禮拜前的敬拜讚美；還有青年團契中學生族群與已工作的青年之間的差異引起的鴻溝等。每個教會置於不同的多元處境。這雖是必然卻不應忽視的，特別在講求人權、自由的世界，過去的多元或者因信徒單純順服而消失於群體之中，然不同時代，不同的生活態度特別突顯這多元文化的存在，因為每個人都開始學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然面對諸多不同的聲音，多元文化處境的信仰教育更形重要。

（二）教會是多元文化教育及實踐之處

基督徒的信仰教育主要是教會的教導，因此做為教會的領導人本身就必須具有多元文化的認知，方能為信徒在多元文化教育上給多正確的教導。簡單來說，教會教育的過程可分牧師的教導、教會生活的形塑及信仰的個體化。因為惟有察覺所處的多元文化處境，方能真實地實踐我們的信仰，故身為領導人應幫助信徒覺察多元的環境，甚至刻意創造多元文化的環境，例如：與不同族群的人聯誼；各個團契的互動；或者與教會外不同宗教信仰者對話等。「教導與學習的刻意情境，對於會眾的教育計劃之形成，也提供很有意義的貢獻。」¹³因為惟有在真實的情境中，信徒較易感受異己的感受。除外，教會在多元文化教育的教導應形塑一種氛圍，使裡面的人受潛移默化而真正培育其多元文化處境應有的信仰表現，「信仰的責任與力量是要促使基督徒以基督的信仰而因應多元文化處境生活的種種難題和挑戰。」¹⁴有了教會的信仰生活學習可幫助信徒進而適切地因應教會外的世界更為紛紜的多元性。而這一切的育與實踐，有很深的意義：「全身靠著他，藉著每一個關節的支持，照著每部份的功用，配合聯繫起來，使身體漸漸長大，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四章 16 節）。個體在信仰團體有責任，個體的互動是為了使這個肢體能在基督裡聯繫起來，漸漸成長，而這個成長不是群體，也是個人。信仰團體每一份子的契誼、互動將使肢體一同恢復神的形像。莫特曼說：

「上帝形像的恢復或新造，乃來自於信徒與基督的契誼：因為他

¹² 華德·麻庫士，《基督教教義綱要下卷》，122。

¹³ 林明珠，〈會眾教育與實踐神學反省的培養：一個信仰發展的觀點〉，《受教的心志》，林明珠、鄭仰恩編著。394。

¹⁴ 林明珠，於台神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實踐神學課堂之講義，2003/3/12，3。

是彌賽亞的上帝形像，信徒成為基督形像，並且藉著它他（她）們進入邁向在世界裡榮耀上帝的途徑。」¹⁵

（三）教會面對多元應有的互動模式

「既然成為一個社群（或教會或家庭或小組），彼此互為肢體，人們就應當以實在的互動、交流而學習如何彼此關注。」¹⁶互動是增進了解的最佳途徑。教會面對多元基本上要有如下之互動模式：

1. 誠實的對話

教會中常以既定的傳統或多數人的意見為主，然少數人不應沉默，金恩曾說：「痛苦的經驗告訴我們，壓迫者不會自願地給予我們自由，自由必須被壓迫者自己來爭取。」¹⁷或許我們面對的多元文化處境並非明顯形成壓迫與被壓迫的對立處境，這裡要強調的是，個體要誠實說出自己的感受，個人因其自身的處境常有思想的死角，他人的漠視或許非有心，而是基於對方思維的限制無法顧全造成的，然而你的沉默或使人無法正確對待你；特別當你感到深受壓迫時，更應有所表示，因為長期受壓迫下的人性會扭曲，

「雖然壓迫的情境是一種非人性化的整體，同時會對壓迫者及受壓迫者產生影響，但是對後者來說，他們必要以他們受抑制的人性從事抗爭，來追求更完美的人性。」¹⁸

另外，破除壓迫的處境，不單為自己在團體中爭取權利或為自己被扭曲的人性求解放，更是為使對方人性的解放。

2. 開放的對話：

除誠實的對話，發聲者也要有開放的態度隨時面對應該要有的改變，「個體中的開放結構是一切社群活動得以展開的存有條件，開放是一種使得『我』能與『你』建立關係的條件」。¹⁹沒有開放的心，誠實的對話不僅是無益於彼此關

¹⁵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218.

¹⁶ 林明珠，〈教會社群生活的學習〉，於台神“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實踐神學”課堂之講義，2003/5/6，1。

¹⁷ king, "Tears of Love," *The Progressive*, No.27 (July, 1963), 10-11.

¹⁸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Penguin, 1980), 22-23.

¹⁹ 鄧紹光，〈論潘霍華《聖徒相通》〉，《道風漢語神學學刊》，劉小楓主編，（香港：漢語，

係的建立，更可能是彼此的傷害。開放的對話是雙方的，對話的兩方應預備自己願意接受改變，這樣才能成為一個群體，一個對話且彼此建立的群體。不論是誠實的對話或開放的對話，關鍵在於彼此認同該群體，對群體的成長或體現作為信仰團體應有的特質有負擔使然，這也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美國的宗教教育界基於對多元文化教育之關心，在一般社會討論該議題的同時，已經普遍認同 D.Campbell Wyckoff 所闡釋如下的一目標共識；教會實行多元文化宗教教育是為『幫助人們體認上帝的自我彰顯，在耶穌基督裡尋求上帝的愛，並以信心和愛心而回應之』」²⁰

三、教會在語言多元下的神學實踐

承上，可知教會作為多元文化教育與信仰形塑之處，接下來將以教會多元文化處境中的語言情境來一步探討多元文化神學的實踐。

(一) 教會語言使用的案例與說明

1. 案例描述：

「在原住民比例居多的總會召開的會議，如往昔般總會性會議主席直接就使用福佬話來進行會議，由於原住民代表實在居多，故原住民代表舉手表示聽不懂，但這反應似乎未得到重視，因為後來情況並未有所改善，仍主持會議執意使用福佬話，在場多位原住民代表深感自未被重視，於是離席。」

2. 案例說明：

長老教會本身的族群就是台灣社會的縮影，原住民基督徒佔長老會基督徒約百分之三十，不過長老教會總會的主導是以福佬人，即便沒有白紙黑字的規定使用福佬話進行所有事工討論，因著主導的地位似乎就自然的合法化。觀台灣教會歷史，可知總會在原住民語言的保存不遺餘力，「長老教會對於原住民母語的維護、延續，關心原住民的心靈與尊嚴，爭取原住民權益，付出了相當大

第八期，1998），249。

²⁰ 林明珠，〈教會教育實踐採取多元文化宗教教育策略之探討〉，於台神“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實踐神學”課堂之講義，2003/4/9，3。

的關懷與行動，」²¹，然仍有其思想的死角。此案例的情形是大家為著教會事工做討論，召開會議者勢必期待與會者都能認真，以能有效推展上帝的事工，然語言成為達成此開會目的障礙，不諳河洛話者誠實的表達了自己的難處，卻沒有得到對等的回應，簡單化約這例子即一個信仰團體進行溝通、討論，因著語言使當中某些人被拒在討論外，然被排拒在外者表明自己的意見，然所發之聲被忽略。

(二) 教會語言可能形成的問題

發出自己的聲音，卻仍得不到回應，可能使非河洛語系者有認同的質疑，進而形成此團體合一的困難。

1. 認同的質疑

台灣過去的歷史是一連串被殖民的歷史，「殖民政權的語言教育政策主要是要讓殖民地人民不記得他們自己的語言、文化、甚至他們的民族、國家。讓他們感覺他們的語言是低級的，他們的文化不如殖民者。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卑感一旦形成，少數人要統治多數人就不困難。」²²因著過去在語言上受到政治壓迫，今日台灣強調河洛話可能不是單純是對自我文化的保存或認同，而是對中國宰制的反動，透過使用來表達自身的身份認同；「在異文化的情境中，有時學

習者排斥的是主流文化的掌控（譬如語言使用、教育者溝通者溝通表達的方

式），而不是對於教學內容之排拒。」²³這段話突顯了使用語言可追溯出過去歷史的政治情結。但正因為如此對語言與認同的關係，我們應有了更敏感的態度。執意的使用台語同樣會造成原住民或非河洛話語系的族群認同的質疑。

2. 合一的難處

在一個團體中為某些人翻譯可能會耽誤大家的時間，因此常常不太願意進行翻譯。不過這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對不諳台語的人翻譯是使他們可以進入狀況，真正參與會議，不翻譯而白坐在會議室裡才是浪費時間。承上述，執意使用台語突顯了認同的問題，而沒有認同如何能達到合一，沒有溝通的合一是虛假的。執意使用台語顯然無視或否定這發言者的存在，這樣的態度如何期待能成為一個肢體。「教會社群的團契生活，其彼此傾聽、相互了解之目的是為要

²¹ 高萬金，「原住民教會宣教的反省與展望」，收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教史》，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編，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出版，1998/6月，600。

²² 李勤岸，「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收在《語言政治與政策》，施正鋒編，（台北：前衛，1996），152。

²³ 林明珠，〈教會教育實踐採取多元文化宗教教育策略之探討〉，於台神「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實踐神學」課堂之講義，2003/4/9，5。

共同尋求符合上旨意之生活和事工。」²⁴正視彼此的需要不僅是信仰的本質，也是為求合一，以利事工的進行。

(三) 教會語言的使用與愛的原則

語言有其字面溝通的意義，也有其心靈溝通的意義，總會在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新住民的組成，到底語言使用如何，如何避免衝突筆者自己提出三項建議：

1. 明定會議語言的使用：總會沒有明定會議語言的使用，使用河洛話是不成文的規定，這使得不諳河洛話的人在反應自己聲音卻又被忽視的狀況下，更難心服口服，就好像沒有法源依據，就任憑主導的人決定一樣，也是霸權的表現。有了法源，至少表示這過程中有了討論才得之的結論；另外，也使得參與此團體的每一份子既加入此團體就有了預備心自己要面對的是如何的語境。

2. 同步翻譯：若不明定會議語言，或在討論語言的規定下無共識時，是否安排翻譯，可做事先的詢問，如國際會議一般，詢問其使用語言的情形，以利翻譯的安排。

3. 事前通知：在會議之前，表明此會議使用的語言，可幫助差派單位能安排可勝任的人員與會，或者也多少減少了語言使用的爭議。

以上是筆者目前所能想到的辦法，筆者承認自己的想法可能考量的因素不是很廣，但這些都只是要表明，對於教會語言的使用是否也要有雙方的互動，與關懷。筆者不預設討論過後的結果，而是期待有一個對話的過程，而這是因著愛而有的對話，而或許在討論後有了超越自己以上提出的三個建議，而即便有了結論，仍以愛的原則來運用所獲得的結論。

參、結論

察覺多元文化的處境，並與之對話，才能在我們的處境中真正活出我們的信仰，而「『愛』是對話的基礎。．．愛是一種充滿勇氣的行動，而不是懼怕的行動，愛會使人獻身於他人。」²⁵因為基於愛的對話，不是自私地為自己利益著想，卻也是為對方，更為整體人性的恢復。原住民面對長老總會對河洛話使用的態度應真實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勇敢的分享自己作為同一肢體的感受。是為促進彼此在信仰上有更多的對話與思考。在這議題的處理過程，也可幫助我們不論置身何種多元文化處境中我們都會更知道如何對話。

²⁴ 林明珠，〈教會社群生活的學習〉，於台神“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實踐神學”課堂之講義，2003/5/6，1。

²⁵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Penguin, 1980), 62.

「多元文化處境引導信仰群體重新思考與體認，教會在實現上帝
國宣教中如何體認上帝創造共同中之多樣性。基督徒應當超越自我中
心的信仰觀，學習在多元文化處境中以更寬廣和深入的經驗而與台灣
多元的社群共同體認上帝的愛。」²⁶

基督長老教會是台灣多元文化的縮影，不僅是在語言的使用，在其他方面，若彼此誠實與開放的對話將有助我們在模糊不清的上帝的形像有更多的看見，且在彼此建立關係中恢復上帝的形像。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1 · 大衛·克里斯托 (David Crystal)。《語言的死亡》。周蔚譯。
台北：貓頭鷹，2001。
- 2 · 王崇堯著。《黑人力量與黑人神學》。台北：永望，1995。
- 3 ·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資料中心。《1971~199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社會關懷文獻》。台南：人光，1998。
- 4 · 宋泉盛著。《認同與合一》。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8。
- 5 · 宋泉盛著。《你們來看吧》。陳文珊譯。台南：人光，2001。
- 6 · 李勤岸。〈語言政策與台灣獨立〉。《語言政治與政策》。施正鋒編。
台北：前衛，1996。
- 7 · 林明珠。〈會眾教育與實踐神學反省的培養：一個信仰發展的觀點〉。《受教的心志》。林明珠、鄭仰恩編著。
- 8 · 高萬金。〈原住民教會宣教的反省與展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
教史》，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編，總會原住民宣道委員會出版，1998。

²⁶ 林明珠，〈多元文化處境作為基督教教育實踐課題〉，於台神“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實踐神學”課堂之講義。

- 9 · 麥葛華。《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劉良淑、王瑞琦合譯。台北：校園，1999。
- 10 · 黃伯和。《釘根本土的信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淺釋》。台南：人光，1991。
- 11 · 華德·麻庫士。《基督教教義綱要下卷》。高紹龍譯。台南：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出版，1993。
- 12 · 鄧敏著。〈認識基督教教育〉。增修版。台北：福音證主協會，1997。
- 13 · 鄧紹光。〈論潘霍華《聖徒相通》〉。《道風漢語神學學刊》。劉小楓主編。第八期。香港：漢語，1998。
- 14 · Kenneth Fernando，〈教會的故事－斯里蘭卡國內衝突的惡化與解決過程中教會所扮演的角色〉，《上帝與亞洲人民的故事－族群、文化與權力的神學反省》，莊嘉慶譯。王憲治編。台南：信福，1994。

【英文書目】

1. king, "Tears of Love," ,The Progressive, No.27,1963.
2. 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Penguin,1980.
3. Robert J. Schreier, "Globalization as Cross-Cultural Dialogue," In Evans, Alice Frazer et al., eds.,*The Globaliz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1993.

【上課講義】

林明珠。“多元文化處境中的實踐神學” 課堂之講義。2003 年 2-6 月。